

黑河大江开

吕艳茹

边城黑河，一年一度的开江，是激动人心的盛事。

四月中旬，沉睡了五个月的黑龙江，犹如即将醒来的美人儿，抖落盖了一冬的雪被，悠悠然睁开惺忪的眼。沿流水一汪汪漾出冰面，悄无声息地扩张着地盘，在岸边、在浅滩，迫不及待地挣脱坚冰的束缚，奔腾起一道道欢快的溪流，也奔腾出黑河人心中欢乐的期冀。堤岸上，川流不息的看江人驻足眺望指指点点，兴致勃勃地传递着“快开了”的消息。

没几天，溪流漫漶成一江春水，星星点点的浮冰开始顺江而下。江水映天，碧蓝的水里铺展着朵朵白云，浮冰悠游在云朵间，云似绽放的江花，冰如花间的游船，云卷云舒，冰来冰走，变幻着让人心旷神怡的立体画卷。随波逐流搁浅在岸边的大块冰排，半泊水上半倚沙滩，总有满脸喜悦的游人攀上去手舞足蹈地拍照。春风在冰排的外缘切割出松散的立柱样冰茬，轻轻一踩，哗啦啦散落一地透明的箭簇。脚踏冰排，掬一捧冰箭撒向空中，阳光下，箭雨纷飞晶莹剔透，衬着碧蓝的天，映着碧蓝的水，天水间戏冰的人格外生动，姿态各异，地刷爆了黑河人的朋友圈。评论里有人感叹：太美了啊！有人惊呼着调侃：天啊，大江都开了！我还没去看呢它怎么敢开？有人表达遗憾：我天天都去看，怎么就错过了？只有季节变幻烂熟于心的老人们格外淡定：老冰还没起来呢。来得及去看！

江水下厚厚的冰层断裂浮出，上游的融冰顺流而下，所谓的“老冰”说来也就来了，眨眼间就覆盖了倒映的碧蓝，奔腾出一江洁白。挤挤挨挨争先恐后冲向下游的冰排，大的能铺展出几个篮球场，小的如大船、如舢板、如瓦片。“文开江”时，它们或夹杂着轰鸣，或唿哨着风声，或伴着哗哗的乐音，气势雄壮却也井然有序地奔跑着，看得到千军万马，听得见马蹄踏踏，边境线上，一派白驹腾跃的

壮观。“武开江”时，近江的几条街上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隆巨响，互不相让的冰排冲撞着、撕咬着、跃动着、翻涌着，重重叠叠地在江面上耸起无数的冰山、冰岛、冰川，排山倒海般呼啸而下。那一刻，聚集在江畔的黑河人，深切地体验了什么是势不可挡，什么叫惊涛拍岸。好多人一边登上冲岸的冰岭、冰墙拍照片、发视频，一边粗门大嗓地呼朋引伴：“快来看呀，开江了！”

开江季就那么几天，像人生的美好时光一样稍纵即逝。好在季节轮回胜景可复，年年开江年年看。每到这个时节，这条犹如黑河之灵魂的大江总让人梦绕魂牵。那些临江而居有幸在无眠静夜里听见过开江涛涌的黑河人，这一时刻站在观赏流冰的人群里，总愿带点炫耀地描述那惊魂动魄的声音：有说是冰层开裂的咔咔脆响，有说是滚雷掠过的隆隆轰鸣，有说是尖利而震人心扉的啸叫，有说是沉闷而回声辽远的叹息……正如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，一百个黑河人也有一百种视听体验。分享出来，勾起听者无限憧憬和神往，再观冰河滚滚一泻千里，再听白浪滔滔奔鸣不息，便能感受到开江瞬间那摧枯拉朽的生命律动。

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是辽阔神州赋予黑河人的丰厚馈赠。南方的春天始于吹醒一切的浩荡东风，黑河之春是苏醒的黑龙江奏响了惊天动地的序曲，那样的大气磅礴，那样的气贯长虹。大江醒来，一切，便欣欣然张开了眼，冰河奔涌，也奔涌着黑河人腾腾不息的生命激情。

黑龙江亘古如一，而江岸边日新月异的黑河城，冰层里播种，涛声中拔节，年复一年生机勃勃。

生机勃勃的黑河人，开江时节，不在江畔，就在去往江边的路上。

作者：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二人民医院

编辑/李琳